



宋蒙（元）之战中的重庆三峡及地名位置考

《封神演义》人物之奇异坐骑全考

楚简名物选释三则

长江文明

YANGTZE RI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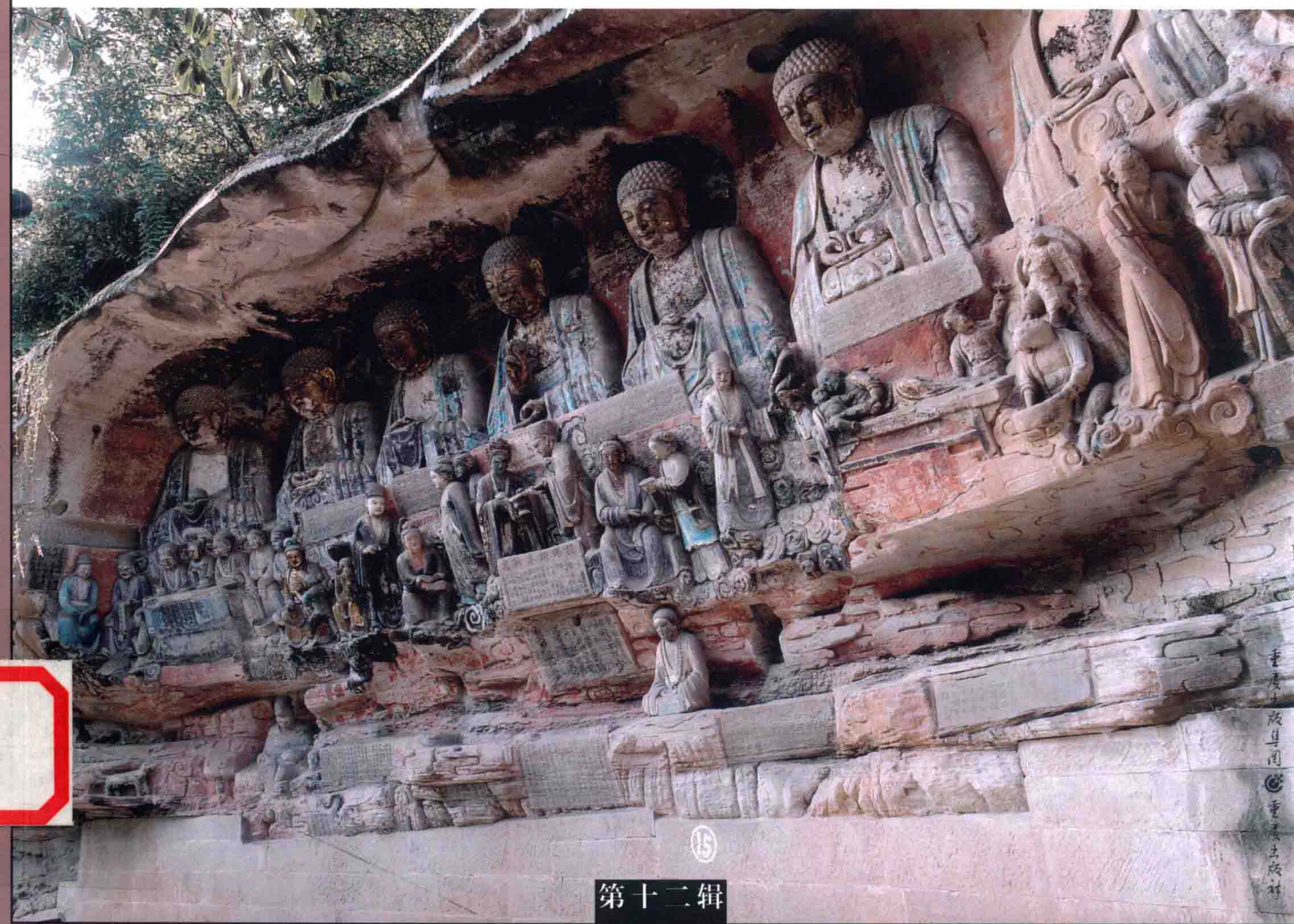
CIVILIZATION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 编

巴歌与巴渝舞说

嘉陵江流域地方文献的分类、特征及其意义

明景德镇洪武官窑瓷器的特征、类型与分期





長江文明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 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第十二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文明.第12辑 /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9-07075-5

I. ①长… II. ①重… III. ①长江流域—文化史—文集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4397号

长江文明 第12辑

CHANGJIANG WENMING DI 12 JI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 编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郭宜 吴芝宇
责任校对 杨婧
装帧设计 刘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55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075-5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長江文明

第12辑

○《长江文明》编委会

主 编：黎小龙

副主编：柳春鸣 唐昌伦

编 委：张荣祥 唐治泽 魏光飏

王 春 郑 丹 彭学斌 向渠奎

编辑部主任：艾露露

责任编辑：杨 婧

编 务：夏 娱 杨灿维

英文编辑：杨 婧

英文翻译：谭 晓

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6号

邮 编：400015

电 话（传真）：023-63679078

E-mail: cjwm001@163.com

○本辑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辑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辑刊声明，本辑刊将做适当处理。

目录

-● 楚简名物选释三则
罗小华 / 1
-● 巴歌与巴渝舞说
胡昌健 / 6
-● 宋蒙（元）之战中的重庆三峡及地名位置考
裴一璞 / 11
-● 大足石刻宝顶山《报德经变》查考与辨正
——宝顶山《报德经变》轨范探本穷源
陈明光 / 21
-● 明景德镇洪武官窑瓷器的特征、类型与分期
范 勇 / 40
-● 《封神演义》人物之奇异坐骑全考
张 箭 / 49
-● 嘉陵江流域地方文献的分类、特征及其意义
马 强 魏春莉 / 65
-● 重庆忠县石宝寨考略——兼评石宝寨保护工程
孙 华 / 72
-● 刍议川渝地区传统建筑中的“板凳挑”结构
李盛虎 / 93

Catalogue

-•The Explanation of Three Words in Chu Bamboo Slip

Luo Xiaohua / 1

-•Bage and Bayu Dance

Hu Changjian / 6

-•Three Gorges in Chongqing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at the War of Song and Mongolia

Pei Yipu / 11

-•Research on *Baode Jingbian* of Baodingshan of Dazu Rock Carvings

Chen Mingguang / 21

-•Features, Categories and Periodization of Jingdezhen Hongwu Kiln

Fan Yong / 40

-•Investigations on Strange Mounts of Figures in *Creation of the Gods*

Zhang Jian / 49

-•Categories, Features and Meanings of Local Documentation of Jialing River

Ma Qiang, Wei Chunli / 65

-•Brief Research of Precious Stone Fortress in Zhong County in Chongqing

——on Protection Project of Precious Stone Fortress

Sun Hua / 72

-•Opinion of Bench-cantilever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era

Li Shenghu / 93

楚简名物选释三则^①

罗小华^②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 400015)

摘要: 楚简中, 有三个与“𡩺”相关的形体——“𡩺” (包山简259)、“𡩺” (信阳简2—02)、“𡩺” (仰天湖简9)。根据文献记载, 前两者可能都应该读为“𡩺”, 指加木底的鞋子; “𡩺”则读为“𡩺”, 指白黑色。

关键词: 楚简; 𡩺; 𡩺; 𡩺

在楚地出土遣策简中, 形体“𡩺”, 有时作为单字出现, 有时作为偏旁出现: “𡩺” (包山简259)、“𡩺” (信阳简2—02)、“𡩺” (仰天湖简9)。后两者中的“𡩺”应该都是声旁。现在, 我们对“𡩺”、“𡩺”、“𡩺”逐一进行讨论。

一、狐𡩺

二𡩺 (狐) 𡩺 (𡩺)。 包山简259

“𡩺”, 原篆作“𡩺”。包山简整理认为“𡩺”读“皋”, 训为“甲”, 或者指“披在衣外之服”。^[1]刘信芳师认为“𡩺”读“𡩺”。《说文·衣部》:“𡩺, 袴也。”“狐𡩺”指“狐皮胫衣”。^[2]我们怀疑“𡩺”当读为“𡩺”。《尔雅·释草》:“藹, 蔦。”邢昺疏引《本草》:“一名水泻, 一名及泻, 一名芒芋, 一名鵠泻。”^[3]《楚辞·九叹·怨思》“筐泽泻以豹𡩺兮”, 王逸注:“泽泻, 恶草也。”^[4]《联绵字典》巳部:“泽蔦, 迭韵鱼部。正字作泽𡩺。一作泽泻。”^[5]《史记·河渠

书》:“溉泽卤之地。”《索隐》:“泽, 一作𡩺。”《汉书·沟洫志》作𡩺。《史记·夏本纪》:“海滨广𡩺。”《集解》引徐广曰:“𡩺一作泽。”^[6]“泽”从“𡩺”得声; “𡩺”从“𡩺”得声。因此, “𡩺”可读为“𡩺”。

“𡩺”, 就是加木底的鞋子。《周礼·天官·屨人》“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为赤𡩺黑𡩺”。郑玄注“复下曰𡩺”。《古今注·舆服》卷上:“𡩺, 以木置履下, 干腊不畏泥湿也。”^[7]“𡩺”, 或作“𡩺”、“𡩺”。《集韵·昔韵》:“𡩺, 履也。或作𡩺、𡩺。”^[8]

包山简259中, “𡩺”前一字为“𡩺”, 包山简整理者认为即“狐”字。^[9]“狐𡩺 (𡩺)”, 可能就是狐皮制作的、加有木底的鞋子。以皮革制作的鞋子, 典籍亦见。《左传》昭公十二年:“雨雪, 王皮冠, 秦复陶, 翠被, 豹𡩺。”杜预注:“以豹皮为履。”《汉书·东方朔传》中的“革𡩺”相类“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身衣弋绋, 足履革𡩺”, 颜师古注:“革, 生皮也。”1931年6月, 在朝鲜平壤附近

①本文写作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文献所见车马类材料文本整理与车马制度研究(13BZS066)”的资助。

②罗小华, 男,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员, 历史学博士。

的乐浪彩簋冢中，出土的有“东汉革烏，外涂黑漆，底很厚，内装木楦，楦当中有凹槽，当时应在里面填以松软之物”^[10, 11]。

包山简259中记载鞋帽类物品。“𡗗”，当释为“狐烏”，与简文中的“一鱼（皮）之缕（屨）”、“一鞞鞞（鞞）”、“二緹（鞞）娄（屨）”等物品同属鞋类。

二、画烏屨

一两（𦉳）（画）鞞（烏）缕（屨）。

信阳简2-02

“鞞”，原篆作“𡗗”。信阳简整理者隶定为“鞞”。^[12] 汤余惠先生认为“鞞”读“鞞”。

《广韵·铎韵》：“鞞，鞞鞞，胡履也。”^[13] 何琳仪师改释为“鞞”，读为“鞞”。^[14] 李家浩先生改释为“痒”。^[15] 我们认为，信阳简2-02中的“鞞”，也可以读为“烏”，指加木底的鞋子。“𡗗”、“烏”二字可通，详上文。

“一两”，朱德熙、裘锡圭二位先生认为是“一双”，“两”为“𦉳”之假。《说文·糸部》：“𦉳，履两枚也。”^[16]

“画”，信阳简整理者释为“缘”。^[17] 何琳仪师改释为“繡”。《集韵·卦韵》：“繡，徽也。”《说文·糸部》：“徽，一曰，三纠绳也。”^[18] 刘国胜老师认为“繡”似为“划”字异体，读为“画”。《说文·糸部》：“縗，以丝介履也。”段玉裁注：“介者，画也。谓以丝介画履间为饰也。”^[19] 刘说可从。

“屨”，朱德熙、裘锡圭二位先生释为“缕”，读为“屨”。^[20]

简文“画烏屨”，汤余惠先生认为可能是“一种有边口的鞋子”。^[21] 何琳仪师认为是“三股绳缝制的胡靴”。信阳地区出现的胡靴，应当

受到赵武灵王推行胡服的影响。^[22]

信阳简2-02中，“一两（𦉳）繡（画）鞞（烏）缕（屨）”、“一两（𦉳）丝紙缕（屨）”、“一两（𦉳）郤（漆）緹（鞞）缕（屨）”、“一两（𦉳）𦉳（絢）缕（屨）”、“一两（𦉳）絢（綉）缕（屨）”等物品连续记载，且均为鞋子。因此，将“缕”释为“烏屨”，正与简文记载物品的类别相符。“烏”，本指加木底的鞋，其后又缀“屨”。这种构词方式应该就是古汉语中习见的“偏义复词”——“这种复音词是用两个单音的近义词或反义词作为词素组成的；其中一个词素的本来意义成为这个复音词的意义，另一个词素只是作为陪衬。”^[23] 也就是说，“烏屨”指的是“烏”，“屨”只是陪衬。

三、𦉳韦之鞞

鞞（𦉳）韦之纳（鞞），綌（缝）。仰天湖简9

“鞞”，原篆作“𡗗”。“韦”，原篆作“𡗗”。史树青先生释为“澤希”，指“光亮的丝绣”。“澤”为“泽”的别体。^[24] 郭若愚先生指出，“澤”即“鞞”字。《广韵·陌韵》：“鞞，刀饰。”《集韵·陌韵》：“鞞，刀鞞韦也。”^[25] 商承祚先生释为“澤斧”。“澤”，引《广雅疏证》通“绎”，训为“长”。^[26] 蒙宋华强老师提示，“鞞”字右旁不从“土”，所谓“土”旁当为残存部分。我们怀疑“鞞”当读为“𦉳”。^①《说文》：“烏，也。”《广韵·药韵》引《纂文》：“烏，古鵲字。”^[27] 段玉裁指出：“烏本字，自经典借为履烏字而本义废矣。”^[28] 从“烏”的古文字形体看，段说可信。“鸟隹形旁通用”。^[29]

① 我们曾将“鞞”读为鵲鸟之“烏”。宋华强老师指出，可径读为“鵲”。宋说较胜。

“鵲”、“雒”一字异体，且均从“昔”得声。“罍”、“昔”均属鱼部，故可通。《墨子·尚同中》“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孙诒让《闲诂》引毕沅云：“错，读如举措。”《墨子·尚同下》“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孙诒让《闲诂》：“择，当依《中篇》读为措。”^[30]文献中，“鵲”，可训为“白黑色”。《孔丛子·执节》：“申叔问曰：‘犬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韩卢、宋鹊独否，何也？’子顺答曰：‘卢，黑色；鹊，白黑色。非色而何？’”^[31]“罍”读为“雒”，亦可视为读“鵲”。总之，“罍韦”应指白黑色的皮革。

“纳”，原简仅存右上部，作。郭若愚先生认为其左旁为“糸”。^[32]刘国胜老师释为“纳”。^[33]“纳”，也见于信阳简2-028：

“一两（緇）𡗗（鞞）缕（屨），紫韦之纳，纷纯，纷雪。”刘国胜老师怀疑，信阳简中的“紫韦之纳”，是指“‘鞞屨’帮面所衬的皮革”。^[34]何琳仪师认为信阳简中的“纳”读“内”，引《广雅·释言》训为“里”。^[35]从形体上看，字左旁是否从“糸”已无法确定，但字所剩部分与信阳简2-028中“鞞”字右旁所从的“内”比较接近。因此，我们赞同刘老师释“纳”的说法。“纳”，疑当读为，可能指鞋的某个部位。《周礼·大祝》：“六曰擗祭。”郑玄注引杜子春云：“擗，读为虞芮之芮。”^[36]《玉篇·革部》：“鞞，鞋鞞也。”^[37]由此，信阳简2-028中的“纳”也可能读为“鞞”。仰天湖简9中的“罍韦之纳”，正与信阳简2-028中的“紫韦之纳”构词方式一致，均为偏正结构，分别指以白黑相间色、紫色的皮革制作的“鞋鞞”。

“綰缝”，史树青先生释为“綰縵”，指“丝织品”，并认为“縵”、“綰”二字“音近义同”。^[38]叶恭绰先生怀疑后一字当释“綰”。^[39]饶宗颐先生

引《广雅·释器》将“綰”训为“索”，并怀疑“綰”当读为“缝”，引《说文》训为“以针紕衣”。“綰綰”大概是指“以丝索缝紕”。^[40]郭若愚先生认为“綰”当即“鞞”，与“綰”都是“刀鞘附件或饰物。”^[41]刘国胜老师认为“綰”读“缝”，指“缝饰”。^[42]饶说较胜。

据此，我们推测，简文中的“綰缝”，大概就是指“罍韦之雒”所属鞋子的边缝是以“綰綰”缝制的。此外，包山遣策简、牍与望山遣策简中，均记有“紕缝”，很可能与“綰缝”属于同类物品，只不过所装饰的物品不同而已。^[4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包山简259中的“罍”、信阳简2-02中的“鞞”，均可读为“鵲”，指加木底的鞋；仰天湖简9中的“罍”，可读为“雒”，指白黑色。

参考文献：

- [1]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61.
- [2]刘信芳. 楚简器物释名[J]. 中国文字（新），文艺印书馆. 1997，（22、23）：102.
- [3]郝懿行. 尔雅义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85.
- [4]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91.
- [5]符定一. 联绵字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256.
- [6]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 古字假借会典[M]. 济南：齐鲁书社，1989: 894.
- [7]崔豹. 古今注[M]. 四部丛刊三编子部（三二）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 8.
- [8]丁度. 宋刻集韵[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3.
- [9]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61.
- [10]小泉显夫，泽俊一. 乐浪彩篋冢[R]. 朝鲜古迹研究会，1934，（1）：56.
- [11]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95.

[12]河南省文物考古所. 信阳楚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128.

[13]汤余惠. 战国铭文选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 139.

[14]何琳仪. 信阳楚简选释 [J]. 文物研究, 1993, (8): 172.

[15]李家浩. 仰天湖楚简十三号考释.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 [C].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217.

[16]朱德熙, 裘锡圭. 战国文字研究 (六篇) [J]. 考古学报, 1972, (1): 78.

[17]河南省文物考古所. 信阳楚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128.

[18]何琳仪. 信阳楚简选释 [J]. 文物研究, 1993, (8): 172.

[19]刘国胜. 楚丧葬简牍集释 [D]. 武汉: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订本, 2005: 52.

[20]朱德熙, 裘锡圭. 战国文字研究 (六篇) [J]. 考古学报, 1972, (1): 78.

[21]汤余惠. 战国铭文选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 139.

[22]何琳仪. 信阳楚简选释 [J]. 文物研究, 1993, (8): 172.

[23]王力. 古代汉语: 第1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90.

[24]史树青. 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 [M]. 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5: 34.

[25]郭若愚. 长沙仰天湖战国竹简文字的摹写和考释 [J]. 上海博物馆集刊, 1986, (3): 26.

[26]商承祚. 战国楚竹简汇编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70.

[27]陈彭年等. 宋本广韵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148.

[28]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57.

[29]高明.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44-145.

[30]王念孙撰, 孙启治点校. 墨子闲诂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86、91.

[31]傅亚庶. 孔丛子校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374.

[32]郭若愚. 长沙仰天湖战国竹简文字的摹写和考释 [J]. 《上海博物馆集刊》, 1986, (3): 26.

[33]刘国胜. 楚丧葬简牍集释 [D]. 武汉: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订本, 2005: 131.

[34]刘国胜. 楚丧葬简牍集释 [D]. 武汉: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订本, 2005: 44-45.

[35]何琳仪. 战国文字声系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259.

[36]张儒, 刘毓庆. 汉字通用声素研究 [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282.

[37]顾野王. 大广益会玉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23.

[38]史树青. 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 [M]. 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5: 26-27.

[39]史树青. 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 [M]. 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5: 4.

[40]饶宗颐. 战国楚简笺证 [J]. 金匱论古综合刊, 1955, (1): 64.

[41]郭若愚. 长沙仰天湖战国竹简文字的摹写和考释 [J]. 上海博物馆集刊, 1986, (3): 26.

[42]刘国胜. 楚丧葬简牍集释 [D]. 武汉: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订本, 2005: 142.

[43]参包山简268、271、牍1, 望山遣策简6、32等。

The Explanation of Three Words in Chu Bamboo Slip

Luo Xiaohua

(Three Gorges Museum, Chongqing, 400015)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forms of the “𠂔” recorded on the Bamboo Strips of Chu. They are “𠂔”(No.259 *Baoshan Bamboo Strips of Chu*), “𠂔”(No.2-02 *Xinyang Bamboo Strips of Chu*), “𠂔”(No.9 *Yangtianhu Bamboo Strips of Chu*).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literature,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forms should be read as “𠂔”, which was used to record wood-sole shoes; and “𠂔” should be read as “𠂔”, which was the character for white and black.

Key word: Bamboo Strips of Chu , 𠂔 (xi) , 𠂔 (xi) , 𠂔 (que)

巴歌与巴渝舞说

胡昌健^①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渝中 400015)

摘要: “巴歌”是古歌中的一种, 与楚歌一样,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凡古代巴地之人所唱之民歌皆可谓巴歌, 非文人创作。本文对文献中的所谓巴歌、巴歛、巴曲、巴渝曲、渝歌及与楚曲的联系进行了梳理, 并在风格、形式上作了一点探讨。

关键词: 巴歌; 巴歛; 巴曲; 巴渝

一、巴歌、巴歛、巴曲、巴渝曲、渝歌

《佩文韵府》言有楚歌、雅歌、悲歌、清歌、商歌、挽歌、铙歌、棹歌、燕歌、易水歌、击筑歌等, 其中还有“巴歌”。

1. 何谓“巴歌”, 何谓“楚些”

杨慎《丹铅余录》卷七: “齐歌曰讴, 吴歌曰歛, 楚歌曰些, 巴歌曰嬺。”嬺, 音窈, 《韩诗外传》: “嬺歌, 蛮人歌也。”即“巴歌”乃“蛮人歌”, 其起源当在春秋战国时期。

杜甫夔州诗《夜》: “蛮歌犯星起。”黄庭坚《踏莎行》: “画鼓催春, 蛮歌走饷, ……摩围影在秋江上。”摩围, 即摩围山, 在重庆彭水县。陆游《三峡歌》: “乱插山花簪子红, 蛮歌相和灊西东。”宋阳枋《字溪集》卷十一《谒赵漕》: “讴轧蛮歌声满峡。”

“楚歌曰些”, 《楚辞·招魂》句尾有“些”字, 后因以“楚些”指招魂歌, 亦泛指楚地乐调或《楚辞》。“魂兮归来, 东方不可以谿些。”“魂兮归来, 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 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彷徨无所

倚, 广大无所极些。”

宋《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重阳》: “楚些巴歛不可听。”杨慎《升庵集》卷十三《阻风曲罐子矶作》: “行人夜唱江南曲, 巴歛楚些遥相续。”明宋登春《宋布衣集》卷三《自公安县夜归鹅池庄风雨骤至有作》: “楚些秋能赋, 巴歛夜懒听。”

2. 何谓“歛”

《楚辞·招魂》: “吴歛蔡讴, 奏大吕些。”注: “歛、讴, 皆歌也。”《说文解字》: “歛, 歌也。从欠俞声。”《切韵》: “巴歛, 歌也。”《康熙字典》: “歛, 音俞, 巴歛, 歌名, 本作渝。”故“巴歛”即“巴歌”。明杨慎《升庵集》卷六十二《喻歛同字》: “喻、歛二字, 并有平去二音。《说文》引(司马)相如《凡将篇》淮南谤喻, 盖曲名也, 与吴歛、巴歛同, 其字或从口, 或从欠, 亦犹歛之与嘆、啸之与歔、唉之与歔也。”杨慎的意思是喻即歛, 歛即喻, 是同一个字。

3. 何谓“巴歛”

刘禹锡《竹枝词》序: “故余亦作《竹枝

^① 胡昌健, 男,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研究馆员。

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歛，知变风之自焉。”此巴歛，即巴歌。

4.何谓“巴渝曲”、“巴曲”、“巴渝歌”

宋郭茂倩辑《乐府诗集》卷四十，梁简文帝《蜀道难二首》：“……鱼复永安宫。若奏巴渝曲，……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明薛瑄《敬轩文集》卷五《效竹枝歌三首》：“蜀依解唱巴渝歌。”可见“巴渝曲”、“巴渝歌”与“竹枝”亦有关，见后述。

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杜甫《社日》：“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注：“世言巴曲渝舞，又曰巴渝之音者。”明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九《谢氏石屏》：“何日乘舟上鱼复，唤取巴童唱巴曲。”曹学佺《蜀中广记·方物记第五》：“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夔州帅永嘉刘公犹子某，夜梦庭生瑞竹，……公因为之赋，劝农事陈季习为记，又作《巴曲》九章以歌之。”巴曲、巴渝曲，即巴歌。

5.何谓“渝歌”

宋谢枋得《叠山集》卷二《重刊苏文忠公诗序》：“渝歌郢曲，童儿妇女拊掌雀跃矣。”明李梦阳《空同集》卷三十五《送人入蜀》：“问尔乡关何处是，巴人时唱下渝歌。”明边贡《华泉集》卷七《题金宪长舜举蓉溪书屋图四首》：“巴童休唱下渝歌。”

汉桓宽《盐铁论》卷三：“于堂上鸣鼓，巴歛作于堂下。”明张之象注：“歛，音俞。宋玉曰，歌于郢中者，引商列羽，杂以流征，和者止数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西域传》云，巴、歛，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歛水之人善歌舞。汉高帝伐秦，巴人从军，歌、舞陷阵，高祖采其声，后人因加此字。一曰，吴歌曰歛。”

《四库全书考证》卷四十八《子部》：“又《西域传》曰，巴、歛，二州名。案此语《西域传》无之，见颜师古注。歛，作俞，水名，今渝州

也。此误。”即《四库全书考证》认为“巴、歛，二州名”乃误也，巴、歛即巴渝。

因俞、渝、歛同音，混淆即生。歛，歌也；渝，地名、水名也，因同音而巧合。愚以为，“巴歛”即巴歌、巴曲、巴渝曲、巴渝歌、渝歌。凡古代巴地之人所唱之民歌皆可谓巴歌，非文人创作。

二、巴歌风格、形式

1.巴歌之韵调

调短，非长歌。元张宪《玉笥集》卷五《哀苍头》：“空惭李长吉，短调问巴童。”唱歌者非文人，用韵自由，元刘秉忠《藏春集》卷一《读遗古诗》：“巴歌韵脚自来宽。”

2.巴歌调忧伤

宋《成都文类》卷二，唐代温会《晚夏登张仪楼呈院中诸公》：“欲和关山意，巴歌调更哀。”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城上》：“巴曲声悲怯断肠。”卷二《松滋小酌》：“此地最凄凉，……巴歌犹断肠。”卷三《荔枝楼小酌》：“巴歌闻罢更凄然。”宋曾丰《缘督集》卷八《别陆德隆黄叔万》：“哀乐归巴曲。”明徐燉《幔亭集》卷六《哭王孔振客死泸州》：“巴歌舛棹曲，槿布附身衣。”舛，抬、载；棹，棺材。即丧葬时所唱之歌。

所谓巴歌调忧伤，即在某种场合中“巴歌”表现出了苦涩、哀怨、忧伤感，这种调子即使在今天也不会完全消亡，我们在听川东一带民歌时，如哭嫁歌及小调等，即能找到古“巴歌”的影子。其风格与陕西信天游等不同，信天游、青海“花儿”、内蒙长调，则主要为高亢、辽阔、粗犷。这个文体要讨论起来较复杂，兹不赘述。

3.巴童、巴歌与笛、箫、腰鼓

《唐宋诗醇》卷四十七《山阴陆游诗六·题严州王秀才山水枕屏》：“长笛腰鼓杂

巴歌。”明边贡《华泉集》卷七《送顾侍御出守马湖五首》：“巴童吹笛羌儿舞，重见文翁镇蜀来。”刘禹锡《竹枝词》序：“建平（巫山），里中儿联唱《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明《巫山志》：“（巫山）琵琶峰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时，群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词送之。”明何宇度《益部谈资》：“巫山女子皆善吹箫。”

笛、箫、腰鼓是三峡一带极为普通的乐器，百姓常用之，故巴童、青年男女唱巴歌、竹枝时，以笛与腰鼓伴奏，其质朴情景可见。元宵三夜，儿童唱巴歌。《蜀中广记·风俗记》：“宋彭永《上元诗》云：‘巴人最重上元时……’注云：‘巴俗，元宵三夜，儿童皆唱巴音彻晓。’”

4. 嘉陵江、长江三峡与棹歌

唐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一《泛江玩月十二韵》：“巴童唱巫峡。”元王沂《伊滨集》卷八《临江驿》：“嘉陵江色净于酒，……棹歌不解巴童语。”《嘉陵道中》：“路转嘉陵入渺茫，巴童荡桨棹歌长。”元周巽《性情集》卷六《竹枝歌十首》之一：“巴童歌驻木兰桡，……船到夔州路更遥。”明刘嵩《槎翁诗集》卷五《赠黄近贤自宜春过青原上赣州访周录事》：“击桨巴童歌木兰。”

明王樵撰《方麓集》卷六《使蜀记》：“望瞿唐两崖，峻壁万仞，……其间舟师挝鼓发船，其音冬冬，响幽谷间，别是一种舟航景，况舟师以巴歛劝力，则橹者皆和之。”木兰桡，即木兰舟，游艇美称。扁舟过夔门，掌舵者唱巴歌，摇橹者以巴歌和之，真“别是一种舟航景”。

5. 巴歌与巴童男女

唐刘禹锡《洞庭秋月行》：“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唐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诗》：“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明

《赵氏铁网珊瑚》卷九《谢氏石屏》：“何日乘舟上鱼复，唤取巴童唱巴曲。”

唐常建《常建诗》卷二《空灵山应田叟》：“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此在湖南，楚与巴俗同也。

《佩文韵府》卷一引鲍照《舞鹤赋》：“燕姬色沮，巴童心耻。”注：“巴童，善舞者。”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八《听竹枝赠李侍御》：“巴童巫女竹枝歌。”宋周文璞《方泉诗集》卷二《怀何月湖》：“教得巴童歌舞好。”

陈维崧《陈检讨四六·戴无忝诗序》：“瘴来似墨，难听蛮女之歌；水尽连天，不看巴童之舞。”

6. 巴歌与竹枝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巴渝。”万树《词律》：“竹枝，又名巴渝辞。”故竹枝亦为“巴歌”。明叶春及《石洞集》卷十八《答吕文在》：“雨送飞觞待两姬，巴歌新制竹枝词。”

但“竹枝”与“巴歌”不完全是一回事，下面略作一谈。

“竹枝”发展到宋代，形式略有变化。绍圣二年（1095年），黄庭坚罪贬黔州，入峡后，作《竹枝》二首，有序云：“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予自荆州上峡入黔州，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所谓二叠，指“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和“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度明”。经黄氏安排，

他的两首《竹枝》有两种唱法，前一种是将一叠或二叠请巴渝女子“以《竹枝》歌之”，即以“竹枝”的腔调唱法演唱，后面的“鬼门关”两句是可和可不和的。由“令以《竹枝》歌之”，可知北宋晚期三峡一代仍有野风的“竹枝”。

刘禹锡《竹枝词》序：“歌（竹枝）者扬袂睢舞，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音，虽伧伧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读刘氏序，可知“竹枝”有六层意思：

“（竹枝）卒章激讦”。讦，揭发别人的隐私或攻击别人的短处。即唱“竹枝”到结尾时，要“攻击”一下对方，此乃对歌时的相互戏谑。

“（竹枝）者扬袂睢舞”。袂，衣袖；睢，仰视。即唱“竹枝”也有舞蹈动作。

“（竹枝）中黄钟之羽”。黄钟，指十二律黄钟、大吕等。羽，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相当于今简谱的“6”，小调。

“（竹枝）虽伧伧不可分”。伧，讥人粗俗，鄙贱；伧，有怯懦、软弱、困顿、粗劣意。伧伧，即杂乱、粗野、粗恶貌。“伧伧不可分”，即刘禹锡听不懂杂乱、粗野的“竹枝”。唐代元稹《遣行十首》之一：“见说巴风俗，都无汉性情。猿声芦管调，羌笛竹鸡声。”说明外地人来巴渝，对方言、习俗都不习惯。

“（竹枝）含思宛转”。即“竹枝”也有柔和动听处。

“（竹枝）有淇澳之艳。”《诗经·淇澳》：“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一女子口吻赞美一男子容貌、才情，表达对该男子之爱慕。即“竹枝”亦如《淇澳》一样，有表达男女爱情的内容。

7. 连手讴歌

《六臣注文选》引扬雄《蜀记》，注“蜀之先代人，椎结左语，不晓文字。讴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

也”。

8. 男解蛮歌女解舞

《明史·列传·贵州土司》：“黑苗曰夭漂者，在湖、贵、川、广界，……凡使命往来，自生齿以上悉跪拜迎送，夹驹从行，前吹芦笙，唱蛮歌呼导而驰。”明何景明诗《偏桥行》：“城头日出一丈五，偏桥长官来击鼓。……寨中无房亦无堵，男解蛮歌女解舞。”偏桥，即偏桥卫，今贵州施秉。

三、巴歌与楚曲

古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之说，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唐寒山子《寒山诗集》：“巴歌唱者多，白雪无人和。”明释正勉等辑《古今禅藻集》卷十九，德清《知希诗赠王德操》：“巴歌压雪曲，下里排阳春。”杨慎《升庵集》卷三十一《张崇象新居》：“巴曲肯来收下里，楚歌还拟和沧浪。”沧浪，指楚曲。屈原《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明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二《答黄子书》附书“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扬”。

文人作歌辞，凡言巴歌时，多与楚曲联系之，此乃“巴楚”不可分也。宋王十朋《梅溪后集》卷十二《上元山中百姓出游作三章谕之》：“邻里相呼入郡城，巴歌楚舞沸欢声。”宋许纶《涉斋集》卷七《立春前一日喜雪》：“巴歌敢共郢争妍。”《渊鉴类函》卷三百六，梁寅《旅舍》诗：“巴歌从俗好，楚服为人轻。”宋谢枋得《叠山集》卷二《重刊苏文忠公诗序》：“渝歌郢曲，童儿妇女拊掌雀跃矣。”

明谢肃《密庵集》卷二《听王郎弹》：“犹将近调惊聋俗，白雪巴歌谁解分。”

四、巴歌与巴渝舞无必然关系

《乐书》卷一百七十四《乐图论·胡部·舞》有高丽舞、龟兹舞、党项舞、天竺舞、越舞、南诏舞、于阗舞、西南蕃舞、巴渝舞等。

前述巴歌乃古代巴渝民歌，而巴渝舞，乃汉巴人舞蹈，其表演形式，历代有变。始为武舞，持矛、弩等，魏时表演与农业耕种、收获有关。宋陈旸《乐书》卷一百六十二《魏乐章》：

“考之晋《志》，汉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卷一百七十五《二汉杂舞》：“盖高祖由蜀汉定三秦，资人从之有功，其俗喜舞，使乐人习之，有巴渝舞焉。魏改为昭武，用牟弩舞之，是也。其立灵星祠，用男舞童十六，象教田，为耕耨、获刈、舂簸之形，以象其功。”卷一百七十六《宋乐舞》：“有干戚、牟弩，汉巴渝舞也。”

宋郑樵《通志》卷四十九《乐略第一·汉舞歌五曲》：“按：鞞舞，本汉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六《音乐部·鞞旅》：

“鞞舞歌，本汉巴渝舞也。”鞞，剑鞘。鞞舞，舞人执鞞鼓于前导舞，故称。参见《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

明方以智《通雅卷·乐舞》：“舍利、曼延，皆兽名，因以名舞，汉之巴渝、殳极舞

也，……此所谓巴歛也，武帝增加之，曰殳极、舍利、曼延，皆兽名。角抵者，文颖曰，两两相当，角力角技，犹今跌打也。”跌打，相扑也。

《律吕正义后编》卷八十四《乐制考七·唐》：“当江南之时，巾舞、白紵（舞）、巴渝（舞）等，衣服各异。”

舞“巴渝舞”时，当有歌，“巴人从军，歌、舞陷阵”。然巴渝舞代有变易，且非仅舞于巴渝之地，其歌亦非巴渝民歌，故巴歌与巴渝舞无必然关系。

五、佛教与巴歌

历代禅师语录，多言及“巴歌”，此与“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有关，实讽弟子未悟，未达高层次“阳春白雪”。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乍如谣白雪，犹恐是巴歌。”《五灯会元》卷二十《衢州乌巨雪堂道行禅师》：“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应和还有和雪曲底么？若有，唤来与老僧洗脚。”

禅师机锋，常“胡言乱语”，试弟子如何回答，本与巴歌无关。如《五灯会元》卷十四《洋州龙穴山和尚》：“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骑虎唱巴歌。’”

Bage and Bayu Dance

Hu Changjian

(Three Gorges Museum, Chongqing, 400015)

Abstract: “Bage” is one of ancient songs. The same as Chuge, Bage derives from the period in Spring and Autumn & Warring States. Songs sang by people of Ba area all belong to Bage, which is not created by scholars. This article makes connections of Chuqu and Bage, Bayu, Baqu, Bayuqu, Yuge. In addition, the author make more research upon their styles and patterns.

Key word: Bage, Bayu, Baqu, Bayu

宋蒙（元）之战中的重庆三峡及地名位置考

裴一璞^①

（西南大学，重庆北碚 400715）

摘要：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域内江峡众多。江峡乃两山夹水处，通过对狭窄江面的利用可控制来往水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鉴于此，宋蒙（元）之战中重庆石洞、铜锣、黑石三峡成为当地军民抗蒙的要地和蒙古用兵的重点。今就宋蒙（元）重庆三峡之战始末、三峡地名位置考、对双方影响三方面试论述之。

关键词：宋蒙（元）战争；重庆；三峡；位置；影响

对长江上游的江峡，左思《蜀都赋》曾描述道：“有高山相对，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谓之峡，江水过其中。”^[1]江峡山高水险、控制航运要道，对讲究地利的兵家而言，自然成为用兵重地。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镇，是南宋后期西部抵御蒙古入侵的指挥中枢和抗战大本营。境内石洞、铜锣、黑石三峡最为险峻，因其重要地利，在宋蒙（元）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然对重庆地区江峡的军事研究，学者少有论及，仅在部分论著中略有所提，颇具继续研究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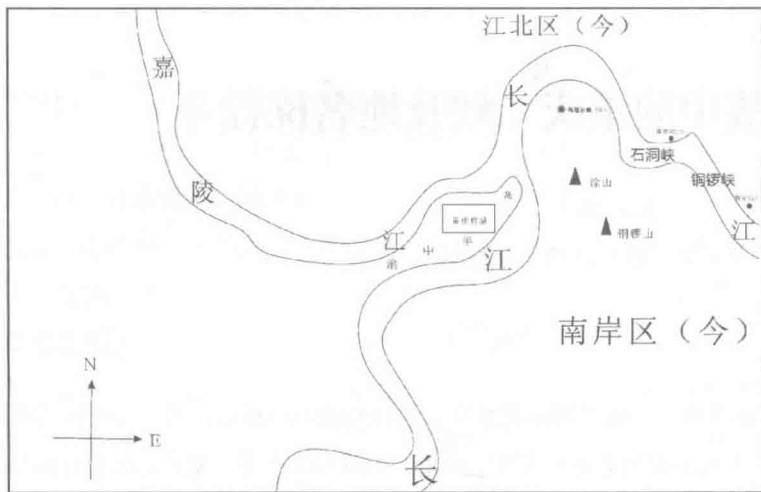
一、重庆三峡的抗蒙（元）战争

（一）石洞峡抗蒙之战

石洞峡在南宋抗蒙战争中成为重庆军民最早抵御蒙古入侵的江峡，其战事主要发生在蒙古侵蜀初期（图一）。端平三年（窝阔台八年，1236年）秋八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命皇子阔端首次举兵入侵巴蜀地区。阔端以塔海为元帅，巩昌

便宜都总帅汪世显为先锋，纠集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族军队，号五十万，自陕南出兵^[2]。因蜀中承平已久，数十年未闻兵戈，宋军军备废弛，突遭蒙古侵袭，很快便溃不成军。在蒙古铁骑追袭下，宋军“或望风退走而奔窜巴山，或遇敌奔溃而冲突于内郡，纪律荡然而几不能军”^[3]。蒙军采用假借宋军“衣装旗号”的战术，混淆四川军民耳目，屡获奇效。仅仅两月，蒙军便南下攻克四川首府成都府，四川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战死^[4]；四川制置使赵彥呐率败兵溃逃至夔州（今重庆奉节）^[5]。自此，四川门户洞开，蒙军通行自如，在内郡大肆劫掠。川东夔州路方向，蒙军“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仅存四五”^[6]。蒙军在川东的攻掠，严重威胁到重庆的安全，重庆当时作为夔州路提点刑狱司驻地，是川东极为重要的工商、军事重镇。因此，夔州路安抚司急调播州（今贵州遵义）雄威军驻防夔峡，雄威军都统制杨价又分兵一部戍重庆。^[7]播

^①裴一璞，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图一



图二

州雄威军在重庆的布防中，石洞峡成为重要区域。但因蒙古此次侵袭仅为掠夺财富，尚无土地之欲，因此持续时间短暂，不久便撤兵北返。

嘉熙元年（窝阔台九年，1237年）冬，蒙古都元帅塔海率郝和尚拔都、梁秉钧等将领，自陕南凤州（今陕西凤县）出兵，再掠川东。蒙军沿大巴山谷道南下，奔袭开、达、忠、万、云安、梁山等地。在蒙古铁骑践踏下，宋军仍未能有效抵御，遂使蒙军“所征无敌，所向无前，如入无人之境”^[8]。战火很快再次逼近重庆，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彭大雅急檄播州雄威军再次赴援。雄威军都统制杨价率军一万人分屯重庆长江南岸，与北岸互通声势。^[9]石洞峡因地位重要，再次成为布兵重点，蒙军见宋军南岸势强，无法渡江，转而东撤，重庆之危不战自解。

嘉熙三年（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蒙古都元帅塔海率汪世显、秃薛、按竺迓等将领，纠集重兵，号八十万，兵分两路第三次进攻川东。^[10]大将按竺迓沿嘉陵江谷道南下直攻重庆，他分兵一路扼守重庆门户石洞峡，阻击宋援军，亲率主力强攻重庆城。面对蒙古强敌，重庆守臣彭大雅一面率军民坚守，一面再檄播州雄威军赴援。杨价命裨将赵暹率雄威军一万急赴重庆，在石洞峡与阻援的蒙军相遇。两军在峡内展开激战，因宋军兵量占优，不久便击败蒙军，直抵重庆城下。^[11, 12]攻

城蒙军因重庆援军的到来，急切之间难以遽胜，双方遂成对峙之势。战事持续至次年春，进攻夔州的蒙古大将汪世显前来重庆支援按竺迓。彭大雅因石洞峡之战获胜，士气正盛，也未一味固守，“开门延敌”，奋勇出击。汪世显提戈当先，率领蒙军强攻，经过激战，宋军最终挫败蒙军攻城的企图。此刻天气“大暑”，对蒙军极为不利，遂全部撤返。^[13]

（二）铜锣峡抗蒙（元）之战

铜锣峡抗蒙（元）战争可分为两部分：第一次发生在蒙古侵蜀中期，即蒙哥汗入侵时期；第二次发生在蒙古平蜀后期，伴随着忽必烈对四川的征服而结束，在此一并加以介绍（图一）。

宝祐六年（蒙哥八年，1258年）正月，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入侵南宋，以“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塔察儿攻荆山，分宋兵力”，自率一军“由西蜀以入”。夏四月，蒙哥汗驻兵六盘山，亲率四万大军，号十万，分三道侵蜀。^[14]蒙哥此次进兵，意欲先定巴蜀做依托，然后“顺流而东下”^[15]，直捣宋都临安。他将川东合州、重庆作为进攻重点，为顺利实施攻占，命驻守成都的都元帅纽璘率军赶赴重庆下游实施阻援。^[16]纽璘率水、陆、骑各军共一万五千人自成都出发，号称五万，取道长江直趋重庆，“谋锁重庆江，以绝吴蜀之路”。^[17]